



## 《山霞》绽放的美丽

张东吾

不久前,《山霞》这朵山花不经意间绽放了。这是肖克寒(又作萧克寒,笔名铁璞)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饱含着他对待文学的理解与态度,对待文学的挚情和坚持。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文学收获。

《山霞》是一朵美丽的文学之花,是肖克寒文学情怀和梦想的绽放。三十年前,我在天龙山下一所乡村中学有幸做过他的学生。那时的他正年轻,文质彬彬,腰板挺得笔直,教书一丝不苟,经常在课堂上抑扬顿挫地给学生朗读他的作品,还在校园里办过文学社。教学之余,他笔耕不辍,常有作品发表。他的一篇散文《抵达铜像》在省里获得重奖,很快成了县里的名人。

大约2005年,我一度与先生一起共事。这时他已是一份内刊的总编,时不时有散文作品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还出版了两部散文集。但闲谈间,他总以没有写出长篇小说为憾。这些年,他时不时在朋友圈分享在核心期刊发表的中篇小说《谁在呼喊》《淡淡的乡柳》,以及《毛板船的背影》《只有石头知道》《红丘陵神曲》等万字长篇散文,无论是在主旨开掘、结构营造、素材选用上,还是在语言和写作技巧运用上,都展示出他对于长篇写作日益成熟的驾驭能力。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山霞》寄托了他执着的文学情怀,圆满了他久渴的长篇梦。由于有着长期散文写作的坚实基础,《山霞》这部长篇小说自然融合了散文的优美文笔和构思技巧。

《山霞》是一朵美丽的青春之花,是谭宝山、吴彩霞们立足大山矢志奋斗的青春火焰的绽放。《山霞》篇名,撷取小说中主人公谭宝山的“山”字和“吴海霞”的“霞”字而成,可见谭、吴二人在小说中的分量。小说以不愿意让生活“从巷头一眼看到巷尾”的大学生谭宝山、吴彩霞回到故乡天龙大世界创业发展为线索,生动再现了他们在天龙大世界养羊创业、护林护鸟、探寻地域文化、发展旅游事业、参与社会事务的故事。“他们那火焰般生命装点着这座大山,使这座大山打上了蓬勃顽强的烙印。”虽然发展目标相同,但谭宝山、吴海霞的发展路径却并不一致。谭宝山更多是依靠自身和孙志侯、“虎哥”的携手奋斗,历尽山羊被盗、瘟疫、网暴、山洪等挫折而初心不改。而吴彩霞在坚韧拼搏中也希望借助外部力量的援助,后来难免陷入蔡志明、袁大头等官商精心编织的情感陷阱。可以说,他们的人生是“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真实写照。小说对于梅山文化涉猎颇多,并抽丝剥茧般穿插介绍了谭艳华案件。在作者的笔下,几乎每一个重大关头,吴彩霞眼前总能浮现出谭宝山“那两道短秀浓眉”。作者这种高超的写作手法,使得小说具有了史诗品格,主旨突出、结构紧凑,多维度地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地域的独特性、奋斗的曲折性和情感的丰富性,保障了小说的可读性、艺术性和思想性。

《山霞》是一朵美丽的自然之花,是天龙大世界上那灿如明霞的杜鹃花精气神的绽放。肖克寒在创作谈《山霞为什么这样红》中提到了气势非凡的天龙山、烟岚缭绕的“十重大界”、青翠如凝的茶盘印林场,我想这就是小说中“天龙大世界”的原型地;提到了“在山上自主创业养黑山羊的年轻大学生”,以及“胼手胝足、筚路蓝缕搞旅游开发的山女”和在山霞深处创业的“一把手”,我想这就是小说中“谭宝山”“吴海霞”们的原型人物;提到了扎根大山、坚劲倔强的“灿霞般的杜鹃花”,我想这就是小说中“山霞”的原型景观。正如作者所说,在天龙大世界上,这漫山遍野的红杜鹃就是这座大山的精气神。因为有了山霞般的红杜鹃,小说中的天龙大世界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巍峨、美丽。

据肖克寒介绍,《山霞》只是“山柴花”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后面两部已经完成初稿。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让盛开在美丽的天龙大世界上的“山柴花”绽放得更繁茂灿烂吧!

(张东吾,市作协会员)

## ◆ 作者发言

## 我的笔墨生涯

颜希文

我出身于旧社会一书香世家,幼承庭训,五岁启蒙。父亲教我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同时教我写毛笔字。父亲对我管教极严,每天都规定我读书写字的任务,到时间如没有完成,父亲便不让我吃饭。无论母亲如何讨饶求情,父亲硬是不允。

小学四年中,学校每期都举行大小字和作文比赛,我总能取得第一名的成绩。1953年秋,在3000多名考生中,我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邵阳市二中(当时是全省八所重点中学之一),获得学校4元奖学金的奖励(相当于当时一学期的学杂费),并享受丙等助学金12元。1955年上期,我参加全市初中学生论文比赛,获得第二名,学校给予减免一年学杂费的奖励。1956年,我初中毕业后被保送进入邵阳师范。

人言“才闻善事先喜,每见奇书手自抄”。1998年退休后,我决心在有生之年,用上等宣纸,抄写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六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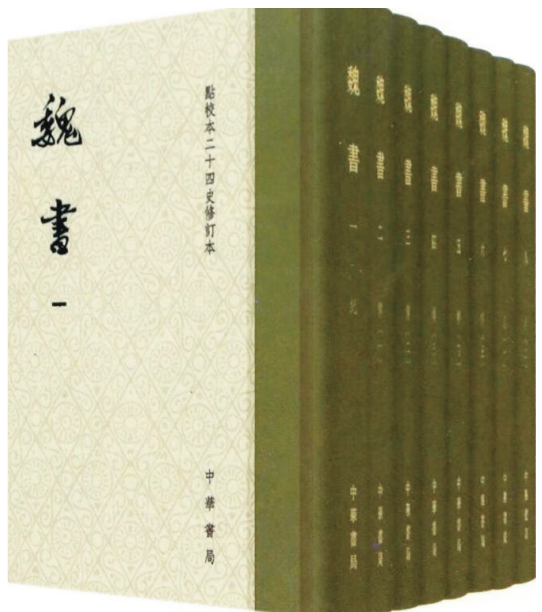
《儒林外史》《金瓶梅词话》)。为此,我决定先求师问道,拜我初中班主任兼语文教师、邵阳地区第一位中国书协会员刘一仑先生为师,学习隶书。两年后即用隶书抄写完《金瓶梅词话》,装订成20卷。2000年至2002年,我又负笈千里前往广州参加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举办的培训班,学习草书。结业后,便用草书抄写“六大名著”。历经二十多个寒暑苦战,终于在去年四月中旬将“六大名著”抄写完成,现已装订成《红楼梦》12卷、《水浒传》10卷、《三国演义》12卷、《西游记》10卷、《儒林外史》5卷、《金瓶梅词话》11卷,共60卷;加上隶书《金瓶梅词话》20卷,总计80卷,480余万字。

二十多年来,我克服急功近利之心,专心致志地临习多种草书字帖,每天执笔的时间总在八小时以上。无论白天黑夜、酷暑严寒,我都坚持不懈。有时手写倦了,眼看花了,便稍事休息,或变换一下工作,又继续写。可以说一日不写手痒,隔夜不写心慌。在勤攻书

## ◆ 读书笔记

## 正直不阿的古弼

刘绍雄



《魏书》书影

煌煌廿四史中,《魏书》作为北朝拓跋鲜卑族官方正史,名声却不大好,被骂为“秽史”。这可能与《魏书》作者魏收受贿有关。也有说好的,北齐文士陆操就反复对杨愔等人说,魏收《魏书》“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

近日闲读《魏书》,我特别欣赏耿直谏臣古弼,认为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正直不阿、为

民请命的好官。古弼生年不详,《魏书》记载:古弼“少忠谨,好读书,又善骑射”。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期,太子拓跋晃摄政。皇帝诏命古弼为中书令,辅佐太子。古弼虽然政务繁忙,却坚持读书,为官清廉。

有一年,上谷百姓上书皇帝,声称皇帝设置围猎的范围过大,以至于百姓没有耕种的田地,请求皇帝减少范围。古弼得知消息,进宫劝谏皇帝答应百姓的请求。古弼入宫后,发现太武帝正在和给事中刘树对弈,根本没有停下来听谏言的意思。古弼等了好半天,找不到进言的机会。实在忍不住了,就走上前揪住刘树的头发,挥手抽了他一个大嘴巴,而后再用拳头击打刘树的背部,说:“皇帝不理朝政,都是你的罪过啊!”

太武帝脸色大变,放下手中的棋子说:“不听你的谏言,过错在于朕,不关刘树的事儿,你赶紧放了他!”古弼这才放过刘树,向皇帝谏言,请求把苑中大部分土地赏赐给百姓。太武帝对古弼的耿直暗暗叹服,于是听从了谏言。

一天,太武帝打算去狩猎,留下古弼守卫京城,诏令他挑选一些肥壮的战马配给狩猎队伍。古弼却下令挑选一些羸弱的老马,给皇帝的随从骑乘。太武帝勃然大怒说:“尖头奴

法的同时,我又醉心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于2013年至2021年,编著出版了《毛泽东诗词百二十首(草书帖)》《中华传统道德文化选编》《通用汉字草书字汇》和《古今名言锦句会粹》,共230余万字。我不会使用电脑和数码手机,书稿大都是我一笔一画、一字一句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今各类经典作品及民间文学作品中精挑细选编纂而成。仅《古今名言锦句会粹》一书,草稿纸就重达十多公斤。《中华传统道德文化选编》一书,邵阳学院文学院教授傅治同评价道:“它是现有出版的同类读物中最为完备、最有可读性、最有价值的书,是一本难得的好书。”《通用汉字草书字汇》,共收录6500多个草字,每个字收录的写法,少则几种,多则有60多种,堪称草书大全。《古今名言锦句会粹》一书,洋洋150万字,共收录名言锦句4万多条(首、篇),被学者誉为“一部浓缩的中华传统文化宝典”。上述手书“六大名著”和四部编著,可谓是我二十余年焚膏继晷的结晶。

著名文艺评论家张瑞田评价道:“颜希文先生是退休的教育工作者,依然具有文化使命意识……一点一滴建筑自己的知识之塔……在学术园地栽培几株绿苗,让艺术百花园有了勃勃生机。”我的笔墨生涯使我确信:书道无涯,妙笔生花;天道酬勤,有志竟成。读书、抄书、编书、著书,乐何如之,此生足矣!

(古弼的头尖,曾被太武帝戏称为“笔头”,时人谓之“笔公”)实在可恶……等朕回京,一定杀了你这个狗奴才!”古弼手下的官员异常恐惧,担心皇帝发怒自己性命不保。古弼毫无惧色,对属下说:“我挑选劣马给皇帝是很小的罪过,不去防备京城发生意外,引发敌寇入侵,那才是大罪过啊……”太武帝打猎归来,听了古弼的解释非常感动,赞叹道:“朝廷有如此忠诚的臣子,这是国家的宝贝啊!”随即赏赐古弼一套官服、两匹马、十头鹿。

又一次,太武帝狩猎,捕获数千头麋鹿,命令调集500辆牛车运送麋鹿。过了一会儿,太武帝叹息说:“拉倒吧,‘笔公’是不会给咱们派牛车的,还是用马驮运来得痛快。”

太武帝命令畋猎的队伍拔营返回,走了100多里,不见古弼发来的一辆民车,却迎面碰见遣送奏表的使者。使者向太武帝呈上古弼的奏表。太武帝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如今秋谷已黄,麻菽遍野,正是收获的季节。野猪麋鹿不停地到农田里来糟蹋庄稼,鸟雀也不断地来啄食粮食,加之风吹雨打,农人日夜抢救,依然损耗严重。征调民车之事,请赐稍得缓行,以不误农时,尽快收载粮食。”面对古弼的抗旨不遵,太武帝这一回没有发火,他看了看身边的大臣,不无感慨地说:“‘笔公’果如朕所卜,可谓社稷之臣。”

正平二年(452年),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古弼和大司农张黎意见不合,常常争执不休,二人同被免官。后来,二人都被家人诬陷以巫蛊之术诅咒皇帝。文成帝大怒,将他俩一并处斩,很多人都为他们喊冤。

(刘绍雄,武冈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帮忙找一下这篇文章,拍照发来。曹峰晚上回复说:“安排人找了,没找到……下周到文史馆看看。”

第二天是周六,下午3时许我午睡刚醒,新疆文友赵航发来信息说:“周涛老师今天下午1时30分因脑梗去世了。”她跟周涛认识,知道我跟周涛在部队时就开始交往。这肯定不是开玩笑,我紧紧盯着手机屏幕,怎么让自己相信呢?我瘫靠在床头,再把这个讯息一告知该告知的朋友们,直到天黑了都没有开灯。

曹峰看到我发的信息后,马上打来电话,问我之前是否知道周涛的病情,是因为有意找这篇文章吗?我说不是,一点都不知道。曹峰是我二十多年前同一宿舍的战友,陕西蓝田人,他向我借读过一本周涛的散文集《西部的纹脉》,对其中几篇有不同看法,觉得周涛有偏见,说有机会要跟他辩论,却一直未有找他辩论的机会。

二十多年后,我们已各奔西东,竟还能再一次谈到周涛,寻找关于他的一篇资料,并要想办法不遗余力地找到,却又在第二天共同承受了周涛去世的悲伤。这是什么样情缘和力量使然?有点道不清,但原因在周涛身上。周涛带给人的是超脱、幽默、风趣,还有豪气和风流。以后还会有吗?会有。他在最后一首诗里为我们留下了答案:我自深秋也初春。他在读者们心里依然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只有春天才能吸引和慰藉渴望远行、焦躁不安的人们的心灵。

(邓跃东,邵阳人,中国作协会员)

## 忆周涛

邓跃东

11月3日下午,看到了中国作家网推送的周涛(著名作家、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的诗作《植物和动物》,马上将链接发送给他。但他很久没有回复我,可能在休息或散步去了,以前回复较快的,还常把我发给他的一些链接发到朋友圈。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周涛更新朋友圈了,他又去了哪里、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豪言。他是个喜欢发朋友圈的人,每次参加活动都要图文并茂地发出来,渴望跟朋友交流。读周涛的微信朋友圈是极其愉快的事情,图片和文字充满情趣,片言只语,多有新见,且文采养眼。偶尔跟他聊几句,问个好。我们也曾有过小争论,我说他常否定以前的一些说法。他删过我的微信,但过几天又会加上。他就是一个不按常情往来的老顽童。

我看到,10月下旬以来,周涛有过两次聚餐活动,还饶有兴趣地与士兵们参加了一次翻地大扫除。他最近的一条微信朋友圈是10月28日发的,图配文说:“吕柏送我四只大闸蟹……一壶老酒,半则荤了。”从图片看,他在家开了一瓶黄酒,心情较为舒畅。他发出后,似乎并不尽意,又在评论框里写了一首无题绝句:“日色昏沉心不沉,十年黄酒佐蟹

新。管它落叶飘零久,我自深秋也初春。”虽是自嘲,表达却十分精准,文采自然新颖。他的文字生命绵长,清新如春。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周涛好像在作总结。诗贴合我心,随手用笔抄了一遍,还把第三句写为:管它落叶与北风。要是周涛看到,会不会骂人,或删我微信!

我对他10月16日转发的高建群写他的文章《西北边陲的一座奇异山峰》很有兴趣。他在评论框自题:“汉唐马精神,宋明驴脾气……”这是2003年9月,高建群在周涛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这次研讨会,余秋雨、韩作荣等都参加了。《西北军事文学》2004年第1期登载了这次研讨会的相关文字,我收留着这份杂志。高建群是陕西作家,曾在新疆当兵,我在西安部队时与他有过接触。高建群在文章里提到,2002年秋天去新疆,周涛生病住院,他去医院看望,两人进行了热烈讨论。高写到:“只有当进入思辨的情绪时,他才突然会像打盹的狮子一样惊醒,继而怒吼起来。”高建群将这次会面的情况写成《周涛的血压有点高》,发表在《各界》杂志2003年第1期上。我对这篇文章产生了兴趣,马上联系转业在陕西省政协的战友曹峰,请他